

散文

采莲南塘秋

李巧文

秋,在文人笔底,多是萧瑟的代名词,与悲伤连在一起。山抹微云,天粘衰草,月落乌啼,江枫渔火,自然带出一层悲况来。而在我的印象里,秋天纵使落叶铺满地,也“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因为我住在江南的小城里。江南,水向来充足,荡漾起来碧波生漪,与蓝天碧云相映生辉。江南的秋色相对北方展现得慢,秋来得不经意,草木依然蕴足了水分,在秋风里拼命生长。断虹霁雨,秋空如洗,山染如眉,老绿依然。树色从春到秋地绿着,秀美着,伸出手去,一握一大把,像一幅浓墨粗细的山水画。这幅画长着长腿,你走它也走,无论你到哪里,它都跟着,像个情人,眼里含着笑,笑里是满满的情。“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碧云天,黄叶地”,天高云淡,叶子落到地上,默默黄枯,秋,似乎就应该是这样。可是你往树上一看,叶子仍穿着一身绿装,在秋风中悠闲地摇着它们的脑袋,草色连坡,青青地拽着人的眼睛不放。

只不过春天花多,秋天绿多,花开得要羞涩些。譬如菊花,在园子里,路边上,山河边,矮矮的身子,瘦瘦的花瓣,像星星,也能占着一小块地方独自夺目芬芳。譬如桂花,小小的一簇,躲在密密的树叶中,如果不注意,最易忽略。可是它不想被你忽略,把一阵阵的香送到你鼻尖,一抬头,于是很惊喜地,它与你对视了,像一对久违的朋友重逢一般,心里好像在说:喂,原来你

在这里呀!

沐浴着江南气候的温润,饱览着南方景物的秀丽,南方的人也沾了一身的灵气。南方的小伙多情,南方的姑娘水灵。尤其女子,仿佛戴着舒笔下的女郎,穿着旗袍,打着油纸伞,在雨巷里款款走来,美丽温柔、娴静婀娜,姿态万千。写出的情诗也是那么温润精致,有名的要数南北朝时期的《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思念的人在江北,女子想心也是江南之人。“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一个女子在秋日的南塘采莲,莲叶蓬蓬如盖,莲子清清如水,相思的人儿却望不见,望得见的只有远去的飞鸿点点,雁鸣声声。情思曼丽,清俊婉曲,充满着江南女子的典型气质。

但江南秋也有不矜持的时候。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按理秋天的雨水会少许多,即便有雨,也是即来即走,像一个话不投机的熟人,三言两语,说了就走,不会停留。但今年的秋天似乎有点不一样,初秋与中秋也就隔着一层纸的距离,轻轻一碰它就破了。八月底还热得烫人,九月上旬,风渐渐响起来,沉起来,有了丝丝凉意。到九月中下旬,凉意越浓,雨水也排着队来凑热闹。天空总是飘着几朵灰黑的云,把天空涂成灰色,一不留神,就洒下几点雨。也许到这时候,才真正觉得秋天随着脚步正从远方霍霍而来。

天气明显冷了,天空也变高远了,秋虫或高或低或宏或细或疾或徐时停时歇的歌声也沉寂了许多。一层秋雨

一层凉,不由想起郁达夫笔下故都的秋来,那可是北方的秋!秋毕竟是秋,秋天的绿有了些生与硬,像光滑的石头有了丝丝划痕。也许是从夏天的火热中走来,虽然绿色如画,但这幅画里,有了一种冷峻和空旷。欧阳修在夜晚读书之时,清楚地听到秋声从西南浙沥潇飒然后奔腾而来。当时星皎月明,声从何而来?从树叶之间也。秋之声,秋之气,散落在空中,填满了整个秋天。

古人给秋定义,春生秋杀,西风残照,焜黄华叶,无边落木,高鸟黄云,寒蝉老树……辛弃疾看到落叶,想到西风吹起时,“人共青山都瘦”;纳兰性德看到远去的大雁,顿觉“两行斜雁碧天长,晚秋风景倍凄凉”。可是在徐志摩的诗里,却有着其特别的情意。在他的《私语》中,一棵憔悴的秋柳,一条怯懦的秋枝,一片将黄未黄的秋叶,却能私语三秋,将情思情事情情节轻轻拂落在秋水秋波秋景里,这情意在它的枝叶叶叶里流转,风声叶语,让人欲罢不能。

便又想起那首《西洲曲》来:“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秋,何尝不是让人来爱的呵。

气候变迁,万物兴衰,各有其理,不随人喜。倒是人,容易以物喜,以己悲。如果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胸怀与气度,或可以超然物外,如苏子“一蓑烟雨任平生”。秋,的悲凉,不过是一种感觉罢了。

随笔

我的“三合一”小花园

姜满珍

在买每一处房子的过程中,我都会想到,方不方便种上些植物。我喜欢现在房子旁边有一个赠送的近两百平方米的大露台,便用心打理着这个花草、树木、蔬菜“三合一”的小花园。在骄阳似火的夏天,早晚都要浇水半个小时以上,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六七年的闲暇时光在播种、培育与收获中“挥霍”。

让我爱不释手的花草代表是五彩络石,根茎叶都可入药。我弄来一根短短的枝条,回来悉心培育,终于长成了色彩缤纷、活力四射的植物盆栽。在我将来搬新房子时,一定洗干净花盆,把它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让客人们一起分享它“神奇”的风采。

“昙花一现”在一个月前让我亲身感受了一次。去年邻居姐姐送了一株昙花枝条,说好好栽培可能明年会开花。我把它放在露台上稍微有点荫凉的地方,今年就开了一个花蕾,十天半月后,它的花蕾越来越大,有点像十月怀胎的过程,我拍照发给文学老师,问她那晚会不会开花,老师说会。等我晚上快10点回来时,它已将我的书房喷得满屋香香的,花蕾绽放得鸡蛋那么大。到晚上12点多,它的花朵大到了极致,似乎有拳头那么大。到五六点天亮之时,已经拉成花朵的标本样子,我毫不犹豫地剪下它,在水里冲了一下,放进我正在熬的美容粥里,希望吃了它让我的容颜衰老得慢一点。前几天,我剪下了三片老叶子将它们扦插在有“树荫”的花盆里,希望它们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让它们将我的喜悦与快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在花水中,我最欣赏的是柠檬树,栽它时找了一个特大的花盆,里面塞满了空稻谷壳和一些容易腐蚀的肥料,上面加满了

泥土,它长到1米多就开始绽放俊秀的花儿,清香的、橙黄色的花蕊、纯白色的花瓣。第一年结了三五颗全部坠落,第二年、第三年渐趋增多,今年估计结了一百多个柠檬,多得让懒惰的我都不想统计。然后就开始挑选健壮的采摘,腾出更多的空间和营养给它的“子子孙孙”。它是最热闹最让人欢喜的果树,一年四季不断地开花、结果,让我很是心疼地每天给它补充肥料和水。

鸟儿为我衔来了好几棵香樟树的种子,有缘才生长在我的视线里。我将它们好生灌溉。石榴树、梨树都有二三株,那石榴树在早春之时,橙红黄的芽尖点缀在枝条上,美极了,像一幅水墨画,随着时光流逝,渐渐变成浅绿、深绿。听说以后移栽了还要嫁接才能结果,这些和我有缘的树,我都要把它们搬到农村公公婆婆家或大哥哥家,让它们长成“参天大树”,让它们开花、结果,让它们继续滋养着我和家人的心灵。

风太大的露台上最适合种的蔬菜就是辣椒,王十万的黄辣椒,红色的小辣椒。灯笼辣椒只有一棵,朝天椒有红色的、淡黄色的、紫色的。还有一种易种的蔬菜就是芋头,随便种下几颗,它就发很多细芋头,有足够的土壤和水就像山里的竹笋冒出嫩嫩的头,没几天就像盛开荷叶的样子随风摇曳。还种得多点的品种就是大蒜、葱、韭菜、红薯叶,这些容易成活,又不易生虫子的。

年近的母亲见我每天忙得满头大汗很是心疼,总是说:“以后别种了,又收获不了多少东西,太辛苦了。”母亲稍微做点花力气的事就觉得很累,我正是营养过剩的年华要消耗过多的热量,燃烧多余的脂肪,何况还能收获好的心情,写下些许美的文字,留点汗水又何妨。

喜迎丰收

罗剑斌

“金秋时节家家忙,各把谷粒收满仓”。这是儿时乡流行的歌谣。如今想起,倍感亲切。

十几年前,到垌中间一走,发现到处是翻滚的稻浪与收割的繁忙景象。那时还没有收割机,全靠人力收割。男女老少全家出动,都拿着明晃晃的镰刀,趴在水田里齐着禾兜小心地割着禾苗。从早上忙到天黑,期间头上不仅要顶着个大太阳,而且还要忍受各种蚊虫的叮咬,记得有一种叫蚂蝗的虫子,它叮你一口,保证要鲜血直流。到傍晚收工时每个人衣服上还留着白色的盐渍,那是出汗留下的痕迹。是什么让我们坚持下来,还乐此不疲?那是对丰收的期盼和憧憬。

我妈跟我细算账:有了谷子,家里就多了余粮,喂猪就有了饲料,猪再卖个好价,学费就不是问题……我们经常为开学犯愁:当时要交学费,家中没钱就意味着读不起书。家中丰收了,也就什么都不需担心了。心里想到的就是赶紧把稻谷收回家。

割下的稻禾被我们堆放得像小山似的,接下来就开始用脱粒机来脱粒了。脱粒机像个船,拖着它在水田里到处跑,后面留下两道深深的印痕。爸爸妈妈一边脚踏踏板发动脱粒机,一边抱着禾把子左右摆动,将上面的谷粒全部干净彻底地脱去。剩下的空荡荡的稻草像判了死刑,被扔在了稻田里。待我们的“小船”装满谷粒,实在拖不动了,父亲便会拿出箩筐,将里面的谷粒取出,盛满箩筐,堆得像馒头,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挑起,再往肩膀上一搁,原来一字扁担,马上变作了“弓背”。父亲“啧啧啧啧”一路喘着粗气,吃力地往家赶,汗水洒落了一地。

等到了家中,谷粒倒在了禾场,姐姐拿出家中的“吉祥三宝”——梳谷把子、翻谷把子和禾筛子,帮助父亲晒谷。梳谷把子很像猪八戒的神器,有它助阵,年年都可保颗粒归仓。姐姐拿它主要是将谷物中的稻草叶子拣走,当稻草叶子集成堆,姐姐又学着妈妈拿禾筛子筛一道,于是里面藏着的谷

粒如雨一样筛下来了,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谷雨”的样子。

晒个半天,姐姐又拿翻谷把子将稻谷翻成一行一行,形如屋脊状。左边翻几下,右边翻几下,晒三五天大太阳,水分就全蒸发了。父亲弯腰捡几粒谷子入口中,咬得“咯嘣”直响,我问爸爸,味道怎么样?他点点头,我也跟着舔了几粒谷子,咬碎了,嚼一嚼,香香的,甜津津的。

要入谷仓,还得加一道工。父亲“请”出他的秘密武器——风车(不是现在的风力发电机),是一种专门去除瘪谷子的工具。那时候总跟在父亲身后看他造风车。他先将谷子撮起放入风车上方的一个漏斗状的筐子里,接着打开下面的阀门,手迅速地推动把手,带动风车里的叶子也急速转动,形成一股巨大的风,沉甸甸的稻谷就“哗哗”地流入风车下边的麻袋中,而轻一点的灰尘和瘪谷子全都从风口处被吹散走。父亲忙完已经天黑了,早已大汗淋漓,但将谷子一袋袋扛进谷仓,码整齐,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床了,推出独轮车,将几袋谷子放在车上,叫上我,让我在前边拉车,出把力。这是准备去送交国家粮,路程遥远,他实在太辛苦,我又使不上什么力气。他脖子上挂着的毛巾都拧出汗来,但仍然咬紧牙关奋力地推着车,车滚滚向前,由于驮的粮食太重,车轮子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似乎撕破长空。但是父亲听起来觉得像是一首歌,还说:“好久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了啊!”到了粮站过磅秤一称,总有多余的。父亲到会计处兑了钱旋即回家。

到家时,我们早已饿极了,端起饭菜大口大口地嚼着,从来没有觉得有如此香。我不小心,洒了两粒粮食在桌上,父亲皱皱眉,问:“下巴颏有洞吗?”我摇摇头,知道这话的意思,马上拣起掉下的饭粒送入口中,不愿意浪费,因为从种下到做成米饭,每一粒粮食里都浸透了父亲的汗水,不容易,粮食是宝贝哩。

神农风

一滴雨的镜面 (外二首)

唐臻科

乌云压城暴雨将至 时间在此刻窒息 雨滴以舞者的狂放 挣脱尘世的桎梏 肆意于大地原野

人类敬仰大自然的馈赠 周而复始 比如我们的行走 总在原点与终点之间

邂逅三舍 那是对灵魂舞者的拷问 在一滴雨行的镜面 你始终握不紧一捧流沙 温不热世俗的流言蜚语

霞光里的湘江风光带

亘古的湘水自南蜿蜒而来 在这个古时为建宁的港口 突然转身向西流去 一轮朝阳凌空于城市 霞光下现代高楼与绚丽的 广告牌

将古巷建宁装扮成时尚的新城

我踽踽在这誉为蓝色多瑙河的风光带

目光越过城市上空 跌落在城市公园的山峰间 突兀的山峰走势 决定了河水流逝的方向 最终一路向北 夏风自江面逶迤而起 徐徐风语绕耳 一位晨起的垂钓者 在朝阳的霞辉里 那手起竿落的闲适自在 与一声声穿江而过的汽轮 笛音

被定格成一幅江景画

坐禅佛光潭

山壁立千仞 水流之柔刚刚 我裹挟满身的红尘 自远方而来 拜谒峡谷里的太极佛光潭 潭水清幽波光微澜 唯有阳光让我眩目

坐禅潭边一块青石 以问佛的心境 扣问大自然的种种玄机 其实 走进与远离 都是人生的过往

小小说

心安

谭圣林

深秋,微寒。

我和办公室老罗出差到罗霄山下一个小镇,要去几公里外的一所职业学校联系工作。镇上没有的士,于是叫了一辆装着遮阳雨篷的人力三轮车。

车夫身材瘦小,头发白了大半,佝偻着背踩着踏板,三轮车在乱石铺成的小路上,颠得人东倒西歪。

“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老罗问。

“60了。”车夫一边擦汗一边伸出一个“六”的手势。

“你那么大了,怎么不安心在家带孙子享清福啊?”

“我的大儿子大儿媳在市里做装修,两个孙子也跟着去了。小儿子在你们要去办事的职校读书。”车夫喘着粗气回答。

“那你也没必要干这拉车的苦力活啊?”我问。

“哎呀,老伴中了风,下不得床,吃药要花钱。再加上油盐酱醋搭人情,开支大着呢。等小儿子明年毕

业做事了,我就心安了。”

拐了几个弯后,要上一个陡坡了。不巧的是,天公不作美,狂风突然卷过来一阵暴雨。车夫使劲扑下身子,踩着三轮车走“之”字形挪动着,遇上凸起的石块,车轮一受阻,直往后滑溜。

“这样吧,干脆我们两个下车走一截路,这位老人家太费力了。”我对老罗说。

“那么大的雨,要是下车走路,鞋子衣服都会打湿的。”老罗一脸无奈。

“让一位老人载着我们两个年轻人,真有点不安,过意不去。”望着这位老车夫的背影,不禁让我想起了远在乡下四处奔波的老父亲。

“我们如果不坐他的车,他就少了一笔收入,那才是真的对不起他。你说是不是?”老罗的话似乎在理。

“你们两位安心坐好,不要下车。我收你们的钱,当然就要干好活,怎么能让你们下车走路呢?”车夫大概听见我们的话了,他不由分说先下了车,抓起车身上拴紧的一根绳子,往肩上一搭,双手再握紧车把手,撑着三轮车一

点点地往前移动。

雨越下越大,车夫的衣服渐渐湿透滴水,一双旧皮鞋也灌进了雨水,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在后面,简直是如坐针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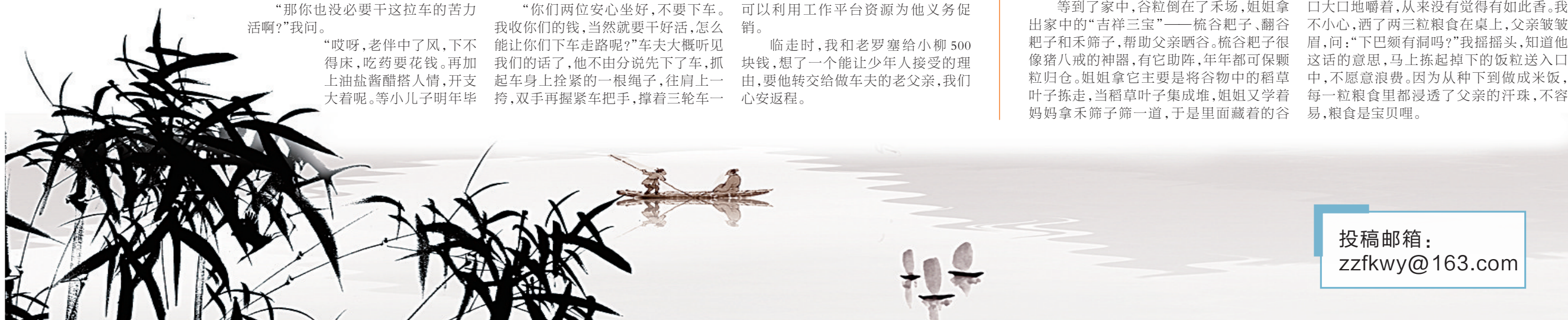
几乎是悬着心上完长坡,总算到达目的地。为了这趟8块钱的活,老车夫已经淋成了落汤鸡。

“你不会感冒吧?”我掏出10块钱,告诉他不要找零。

“我已经搞习惯了,淋点雨没事的。”老人家坚持要找回我两块钱,“要是多收你的钱,我心不安啊。”

办完事,我和老罗找到老车夫在职校读书的儿子小柳,了解到他正在学习种植养殖专业,他表示想成为罗霄山下种植黄桃奈李的专业人员,我们鼓励他加油,并留下电话,答应将来可以利用工作平台资源为他义务促销。

临走时,我和老罗塞给小柳500块钱,想了一个能让少年人接受的理由,要他转交给做车夫的老父亲,我们心安返程。



投稿邮箱: zzfkw@163.com